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綠野仙蹤

第十五回 金不換掃榻留城壁 冷於冰回鄉探妻兒

詞曰： 詩歌求友，易載同人；知己親誼重，理合恤患難，下榻留賓。自從分袂後，山島寄閒身，總修行寧廢天倫？探妻子，紅塵債了，依舊入仙津。

——右調《拾翠翹》

話說冷於冰與連城壁兩人出得廟門，城壁腿上有於冰畫的符，步履和風行電馳一般，那裡用□天半月，只走了三天，便到雞澤縣，向趙家堡逢人尋問金不換，有人說道：「他在堡東五里外，有一趙家澗兒，不過數□人居住，一問便知。」兩人又尋至趙家澗，問明住處，先著城壁去相見，道達來意。於冰在百□步外等候回音。好半晌，城壁和一人走來，但見：

面皮黑而瘦，身材小而秀；鼻孔掀而露，耳輪大而厚；兩眉短而制，雙眼圓而溜；口唇紅而肉，牙齒疏而透；手腳輕而驟，氣色仁而壽。

於冰看罷，也不好迎了上去，只聽得那人問城壁道：「此位就是冷先生麼？」城壁道：「正是！」那人跑至於冰面前，深深一揖，於冰急忙還禮。那人道：「在下就是金不換。適才家表兄說先生救難扶危，有通天徹地的手段，今承下顧，叨光的了不得。」於冰道：「令表兄盛稱老兄正直光明，弟方敢涉遠投刺。」說罷，三人同行到門前，相讓而入。於冰看去，見正面上房三間，東夏房一間，周圍俱是土牆；院子到還闊大，只是房子甚少，院內也種著些花草，已開的七零八落。金不換讓於冰到正面房中叩拜就坐。於冰再一看，見炕上止有一領蓆子，四角皆殘破；一副舊被褥，一張小炕桌，地下也有一張壞了腿的條桌，靠牆處用木棍支架著。還有一頂舊大櫃，一條板凳，一把木椅，還有幾件盤碗盆罐之類。不換道：「先生是高人，到我這小人家，連個可坐處也沒有，大失敬意。」於冰道：「樸素足見清雅。」少刻，走入一個穿紅襖的後生，兩手拿著兩碗茶來。不換先讓於冰，於冰道：「弟不吃煙火食水，已數年了。」城壁道：「我替代勞罷，」說罷，與不換分用。於冰道：「日前令表兄說尊翁令堂已病故，嫂夫人前祈代為請候。」不換道：「賤內去年夏間亡過了。」城壁又將於冰始末，並自己事體，詳細說了一遍。不換咨嗟歎息，驚服不已。於冰道：「聞老兄開設當舖，此地居住似離城太遠些。」不換道：「我去年就辭了生意，在此和人伙種著幾畝田，苟延日月。」說著，從地櫃中取出二百錢走出去，向穿紅襖後生說話，復人來陪坐。好一會拿入兩小碗肉，兩大碗豆腐，一盤子煮雞蛋，一壺酒，二□幾個饅頭，一盆子米飯。不換笑向於冰道：「家表兄是至親，我也不怕他笑話，只是待先生不堪的了不得，請將就些罷。」城壁接說道：「我這位哥哥絕人間飲食，一路回來，連口水也沒見吃過；我近日又吃了長齋，這兩碗肉你用，豆腐我吃。」不換見於冰一物不食。心甚不安。陪城壁吃畢飯，於冰向城壁道：「借住一二年話，你可向令表兄說過麼？」城壁道：「說過了。」金不換道：「弟家貧苦，無好食物待家表兄，小米飯還管得起；著說到『住』之一字，恨不同住一百年才好。」晚間不換又借了兩副布被褥，與城壁伴宿西正房，於冰在東正房打坐。次早，不換買了許多梨、棗兒、蘋果等類，供獻於冰。於冰連住了五天，日日如此，也止他不得。於冰見不換雖是個小戶人家於弟，頗知敬賢道理；一見面看得有些拘謹，住下來卻倒是個好說笑、極其活動的人。將城壁劫牢反獄殺官兵話，細說他聽了，毫無懼懼；講到留城壁久住，又無半點難色，且有歡喜樂留的意思。看來是個有點膽氣，有點擔當的人；抑且待城壁甚厚，心上方放開了七八分。

至等七日早間，向城壁、不換道：「此地離成安較近，我去家中探望一回，明日早飯後即來。」不換道：「這是極該去的。」於冰辭了出來，不換同城壁送至門外。於冰於僻靜處，搗一把土，望空一撒，借土遁頃刻至成安。入西門後，即用袍袖遮了面孔，走到自己門前，見金牌上寫著「翰院先聲」四字，旁邊是「成安縣知縣某為中式舉人冷逢春立」。看罷，笑道：「元兒也中了舉，真是可喜。」一步步走入大門，只見大章兒從裡面走出來，長的滿臉鬚鬚，看見於冰，吃一大驚，忙問道：「你是誰？」於冰道：「你是自幼伺候小廝，連我也認不得了？」大章兒「呵呀」了一聲，翻身就往裡跑，一路大叫大喊入去，說「當年走的老主人回來了！」先是柳國賓跑來，見於冰如從天際弔下，連忙扒倒在地下叩頭，眼中滴下淚來。於冰見他鬚髮通白，問道：「你是柳國賓麼？」國賓道：「小的是！」隨即元相公同大小家人，都沒命的跑來。元相公跪倒在膝前，眼淚直流；大小家人俱跪在後面。於冰見他兒子也有二□七八歲，不勝今昔之感。於冰吩咐道：「都起來！」走至了廳院，見他妻房卜氏，已成半老佳人。率領人婦女迎接在階下，也是雙淚直流。於冰大笑道：「一別□六七年，喜得你們還團聚在故土，抑且人丁倍多於前，好！好！」卜氏悲喜交集，說道：「今日是那一陣怪風，將你刮在此處？」說罷，同於冰到廳屋內，對面坐下。

於冰問道：「岳丈岳母可安好麼？」卜氏道：「自你去後，只七八年，二位老人家相繼去世。」又問道：「怎麼不見陸總管？」卜氏道：「陸芳活了八□三歲，你昨年四月間來，他還在哩！」於冰不禁感傷，眼中淚落。只見兒子逢春同少年婦人站在一處，與於冰叩拜。乾冰問道：「此女子是誰？」卜氏笑道：「足見是個野腳公公，連兒媳婦都認不得。」夫妻拜了兩拜，於冰便止住他們。又領過兩個小娃子來，一個有八九歲，一個有六七歲，也七上八下的與於冰叩頭。於冰笑問道：「這又是誰？」卜氏用手指著道：「這是你我的大孫兒，那小些的是二孫兒。」於冰呵呵大笑，都叫至面前，看了看氣骨，向逢春道：「兩孫兒皆進士眉目也，汝宜善教育之。」陸續才是家人、小子、婦女們，以次叩頭。於冰見有許多少年男女，都認識不得，大料皆是眾家人僕婦之子孫；再看眾老家人內，不見王范、冷尚義二人，問道：「王范、冷尚義何在？」卜氏道：「冷尚義□年前即死，王范是大前年病故了。」於冰不由的慨歎至再。又猛然想起陸永忠，忙問道：「陸永忠不見，是怎麼樣了？」卜氏道：「陸芳效力多年，我於七八年前，賞了他二千兩銀子，鄉間住房一處；又與他二頃好地，著他父子夫妻自行過度，不必在此聽候差委，酬他當年輔助你的好心。惟有陸芳不肯出去，隔兩三個月才肯去他家中走走，當日即回，不意他只病了半天，仍舊死在你我家中。」於冰不住的點頭道：「好！」卜氏又道：「還有一節，我父母死後，我兄弟家無餘資，元兒送了他母舅五百兩銀子，又地一頃五□畝。」於冰又連連點頭，道：「你母子兩個做得這兩件事，皆大合人情天理，非我所能及。令弟也該來與我一見。」卜氏道：「他去廣平已五六天了，也只在三兩天即回；陸永忠是在鄉下住，不知道你來，他今晚明早必到。」於冰又問兒媳家父母名姓，方知是本城貢生李衝的女女。又笑問逢春道：「你也中了？」卜氏道：「你是□九歲中解元，他是二□四歲中八□一名舉人，中的雖比你低些，舉人還是真的。」於冰笑道：「他中了勝我百倍。」又問道：「你們日月過的怎麼說？」卜氏道：「自從我父親去世，我叫陸芳同柳國賓，將城內外各處房子都變賣了；因為討幾個房錢，年年和人開口角。我將賣了房的七千多銀兩，在廣平府立了個雜貨店，甚是賺錢；到如今，七千兩本錢做成萬兩有餘。若將各鋪生意田產合算，足有□三萬兩家私，比你在時還多了四萬餘兩。」於冰道：「安衣足食，子女兒孫之樂，要算你是福人了。」卜氏道：「誰教你不享福來！」於冰道：「百年內之福，我不如你；百年外之福，你與我不啻天淵。」又問道：「姑丈周家並姑母，可有音信否？」卜氏道：「我們兩家，不隔一二年，俱差人探望；二位老長親好家道，越發富足，姑母已生了兒子八九年了。」於冰點頭道：「好！」卜氏道：「你也把我盤問盡了，我也問問你：你出外許多年，遇著幾百個神仙？如今成了怎麼樣道果？」於冰道：「也沒什麼道果，不過經年家登山涉水而已。」卜氏又向於冰道：「你的容貌，不但一點不老，且少嫩了許多，我就老得不像樣了。」正言間，只見陸永忠夫婦，同兩個兒子跑來叩頭。於冰道：「你父親也沒了，我方才知，甚是悲悼；你家中用度何如？」永忠道：「小的父子，承太爺、太太和大爺恩典，地土銀錢房屋足有二千四五百兩，著實是好光景。」於冰道：「如此我心上才快活。」少刻，請於冰裡邊吃飯。於冰到裡邊內房說道：「家中若有鮮果子甚好，如無，不拘乾果仁之類，我還吃些；煙火食物，我數年來一點不動。」卜氏深為詫異，隨吩咐眾小廝分頭去買，先將家中有的取來。於冰將數年辛苦，亦略說一番。坐到定更後，於冰見左右無人，向卜氏道：「我且在外邊暫歇一宿，過日再陪你罷。」卜氏滿面通紅，道：「我大兒大女，你就在，我也不要你。」於冰同兒子逢春等坐至二鼓，方到外邊書房內，吩咐柳國賓道：「你們連夜備辦

上好菜幾桌，我要與先人上墳；與陸芳也做一桌，我要來到他墳前走走。還得車子一輛，我坐上，庶免本地親友物色。」又向逢春道：「可戒諭眾家人，不可向外邊露我一字。」逢春道：「各鋪眾伙契俱來請安，我岳父李太爺，和左近親友俱來看望，孩兒都打發回去了。」於冰道：「此皆我說遲了一步，致令家中人傳出去，也罷了。」又道：「柳國賓誠謹，其功可抵陸總管□分之三，可與你母親相商，賞銀二百兩，地一頃，以酬其勞。他年已衰老，吩咐家中男女，俱以老總管稱之；即汝亦不必直呼其名。大章兒係我做孩童時左右不離之人，宜賞銀一百兩；其餘家中男婦，你和你母親量為賞給，也算我回家一番。」逢春連聲答應。小廝們抱來七八件雲錦褥被，於冰立命拿回。少刻，卜氏領了兒媳和兩孫出來，直坐到五鼓方回內院。第二日早，將身上內外舊衣脫去，換了幾件新衣服，並頭巾鞋襪，上了墳，回到書房，和逢春要了白銀二百三□兩，又著安放了紙筆，然後將院門關閉，不許閒雜人偷窺，在屋內寫了兩封字，留下一封在桌上，仍借土遁去了。逢春同家中大小男婦，在廳上等候，至午間不見開門，卜氏著將書房門取下，一齊入來，那裡有個於冰？止見桌上有一篇字兒，上寫道：

別□有七年，始與爾等一面，骨肉亦太疏闊矣！某山行野宿，屢經怪異，極人世不堪之苦，方獲火龍真人垂憐，授以殺生乃生奉訣，將來仙道可望有成。吾兒藉祖功宗德，僥倖一第，此皆家門意外之榮，永宜誠敬事母，仁慈育下，保守天和。嚴嵩父子在朝，會試場切不可入；若能泉石終老，更洽吾心。如交無益之友，貪非分之財，則現在溫飽，亦不能久。勉之！慎之！兩孫兒骨氣英秀，稍長鬚教以義方，毋私禽犢。吾從此永無相見之期，數語告戒，臨穎愴然！銀二百三□兩，帶送友人。示知。

逢春看罷，頓足大哭道：「父親去矣！」卜氏道：「門子關閉著，我不解他從何處去了！」逢春道：「父親已通仙術，來去不可測度。」又將書字內話與卜氏講解了一番。卜氏呆了一會，說道：「此番來妖精鬼怪，連一口茶飯都不吃，我原逆料必有一走，倒想不出又是這樣個走法，亦想不到走的如此之速。我兒不必哭他，他當日去後，我們也會過到如今，沒有他倒覺得心上清淨。」一家兒說奇道怪，反亂了半晌。逢春又親到郊外四下裡瞻望了半天，方才回來。

正是：

庭前鶴唳緣思海，柱下猿啼為憶山。莫道於冰骨肉薄，由來仙子破情關。